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唐　白居易　撰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

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

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旣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令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祗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

儕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

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賔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稱恥邦有道貧且賤今
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祿
祿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繄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
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
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
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

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内惟四科六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 并序○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為而無不

為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徳大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薫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昺弈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于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

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
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廸天地之化發揮祖
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
仁氣之和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始
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
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
桀驁化而獷（古猛切）俗淳垂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
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絪緼千品萬彙熙熙忻忻繇

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脣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與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真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賔貢之列輙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厥渾玄黃既分煦嫗絪緼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為大人大人淳淳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逯盧谷切趄千木切小步也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斡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册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奔走之將欲商搉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
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
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
亦不逮於瞽盡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
形則齋栗祗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
位去國為吴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
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
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令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令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郄芮）實啟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葢仲尼之志丘明

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㫖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䘚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葢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㫖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葢善惡始終必襃貶於一字所

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茍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茍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䇿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

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狠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穫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隳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毋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

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亹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彊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

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
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
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
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
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
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
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

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銘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芉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大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以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

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
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
今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
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礝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
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
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

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闗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歷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郌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僘

河南縣尉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還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叅軍宋州司户叅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委勇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

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

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

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駕

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令州將忠謀

翻然效順叶其誠美共賛良圖我懸爵賞俟兹而授宜

加左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

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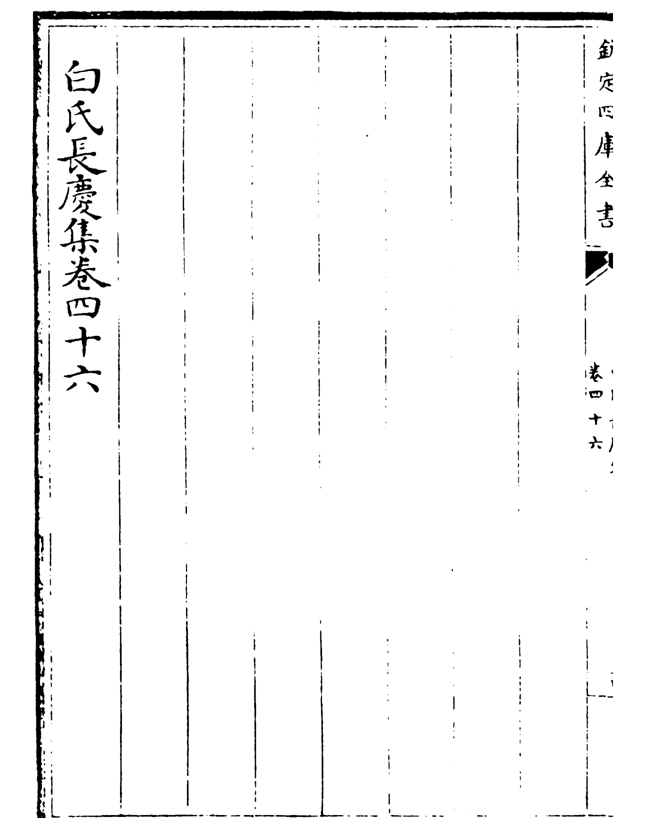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茂如
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
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
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
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
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葦
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

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别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缺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

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
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
功封頴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
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
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
京兆府户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
郎幼子金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
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

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令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靳縣府君及襄州别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唐　白居易　撰

試策問制誥 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

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邦懐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兹疲甿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清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兹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

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芳未切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

之道已宏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
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
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
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
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
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
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痠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
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
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
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
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
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
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
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

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寖微寇旣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搉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痠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瘀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

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銷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

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已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

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

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宏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于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

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内勤萬樞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葢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葢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

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無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

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
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寖
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
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
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
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

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

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彊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線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

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彊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

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茍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茍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

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絶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俟手木雞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奥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

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隤隤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隤隤不爭之謂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鶵止泮林食

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道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葢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茍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况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葢品彙之生則守

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泉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
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
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
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
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
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

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虚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閼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歳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廩均豐凶

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盛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

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元和三年為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

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令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彝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

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絫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逌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慼之久矣衆君子試為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

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逺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葢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

數多散失至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

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奏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

白居易進

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無兹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埸底寧胡馬絶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内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輸誠為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兹忠

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

敕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邱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寖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包藏禍心素懐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心朕念

以宗支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協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於郡縣犬彘之行肆於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闇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

勲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時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乂安授律西川克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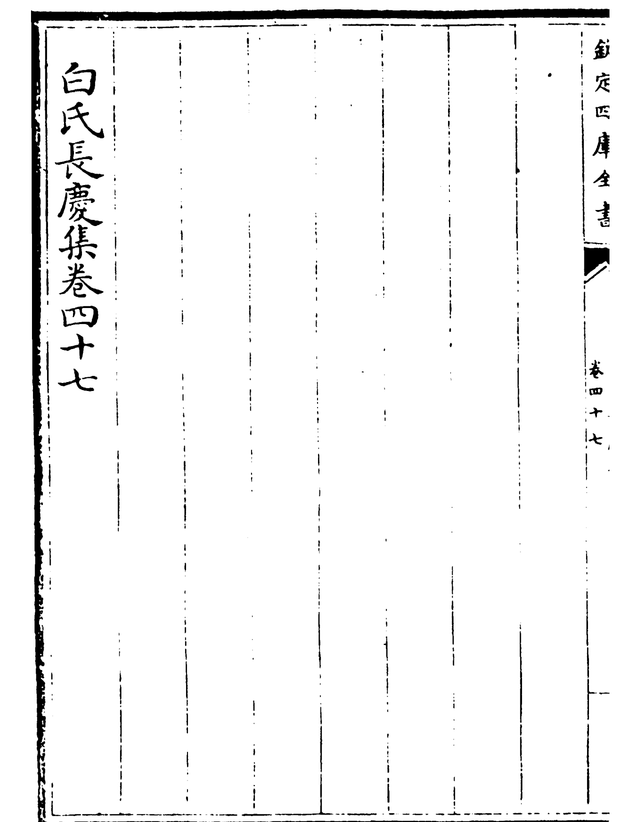
嘉且歎彌感於懷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於上亦宜勉勤匡贊馴致雍熙庶洽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以功字為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内操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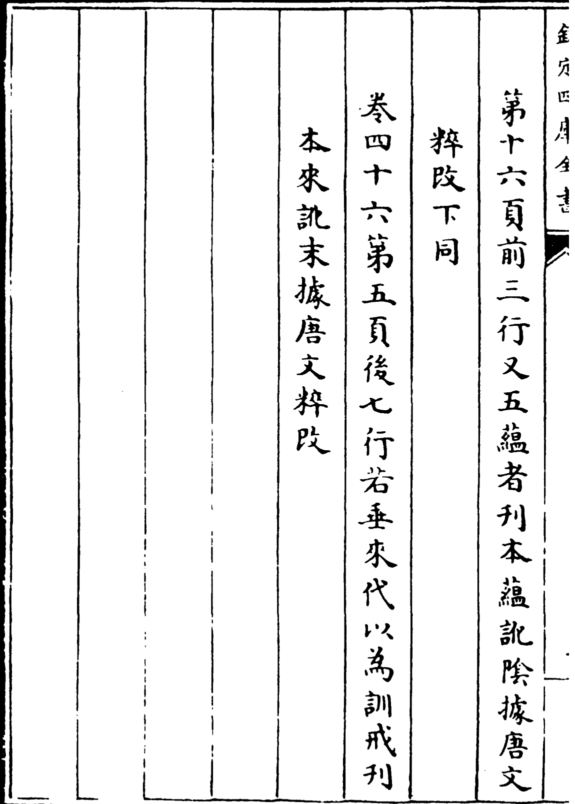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三頁後一行何者刊本者訛以據唐文粹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縱佛出世刊本縱訛從據唐文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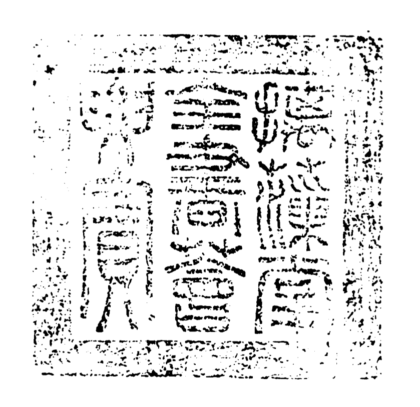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四行若云依義又依語按唐文粹又作不

第十五頁前七行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説同者亦非一也按唐文粹無下金剛二字



第十六頁前三行又五藴者刋本藴訛陰據唐文粹改下同

卷四十六第五頁後七行若垂來代以為訓戒刋本來訛末據唐文粹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唐 白居易 撰

中書制誥一

舊體○凡二十七道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內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其官張徹其官宋申錫皆方直彊毅可監察御史章下丞

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

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

制

敕某官殷彪等令之郡守古侯伯也令之邑令古子男

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

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

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奏告專達

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大小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師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為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敕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

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予刑部郎中馮宿為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況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為不遇然不登玆選未足其心故吾於今歸汝職業仍遷秩為五兵郎中勉繼顔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敕給事中之職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専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厲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奬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温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敕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故吾命文昌為師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為庶僚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

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茍佐吾丞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鋭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

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時長慶二年三月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葢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還其要無他

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户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户部員外郎制

敕叙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户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

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賛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為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敕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網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勲如

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敕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為得人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

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㑹政決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勲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敕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聿内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葢施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名未達于朝聽之間為害已甚矣

選授之際得不慎夫以爾聿前領建溪有理行次臨沔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

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敕朝散大夫右補闕内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畧忠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為人厚實謇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

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東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
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奬以勸其徒况久次者轉遷
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敕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愬鉞俾自徐鎮潞而愬與其麾
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
愬之忠略然所賴之縱等焦心戮力同濟厥功而頒賞
已逾時秩宜加等我有爵禄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

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絪楊於陵等各賜爵并廻授爵制

勅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祿此言上之不虛取于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心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王爵者合為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勤第品咸按

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勑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我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為毋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

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寘授咸陽令制

勑其官李寘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寘有應辨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逌師旋未展其用况在公族推有器幹令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為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祕書郎制

勑其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
閒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
文自可嘉奬圖籍之府命爾為郎豈唯振滯求能且不
欲使勲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祕書省祕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勑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閒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為
窮人倀倀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
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

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勑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葢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為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緐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敕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静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彊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

吾土穤袴吾人者乎濳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勲如故緐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勲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敕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内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

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賔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勲烈之冑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古今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别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東南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勲如故友畧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勲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為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勲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奬況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閒居之昔漢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敕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子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禀於親行成於内從隣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為害甚多適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

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為心茍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成帝親重儒術則

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陽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析思積切毫刜符佛切鍾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為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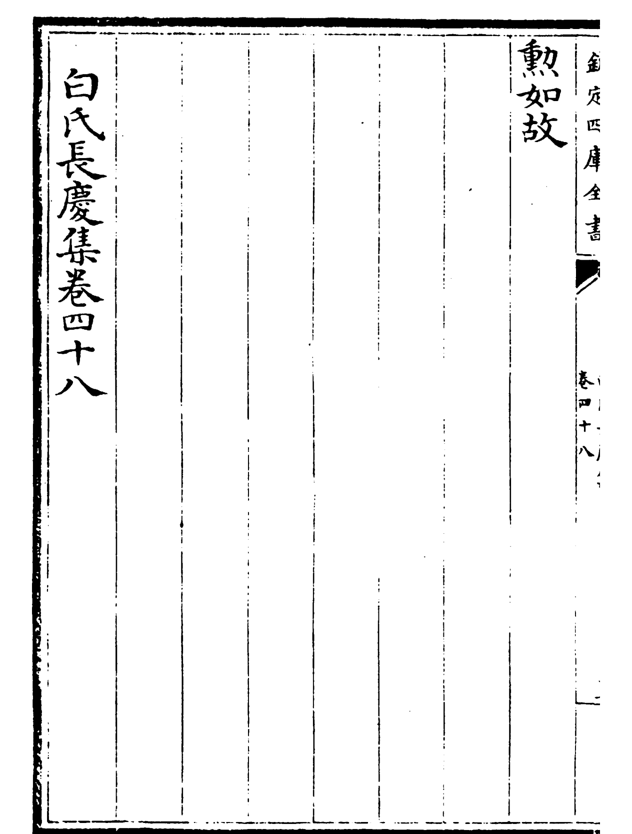
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韋覬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

制

敕職之要莫先乎駮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

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都騎尉韋覬精徹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庚敬休温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鑒枘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覬敬休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玉無纇之珠不置於珮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事中散官勲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



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唐 白居易 撰

中書制誥二 舊體○凡三十道

李愬贈太尉制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戶五百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實仗大順翦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

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於甲令俱爲第一焯職畧切煇呼囘切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廊之道卧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鈌立月切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奠之命賵六鳳切賻符過切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衮斂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

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勑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不傷髮膚全歸為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為忠者但問所操所蹈何如耳豈繫去就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襃揚寵飾使天下聞之所

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溥者敦懦者立幸生者恥格也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賢此子鎮陽之亂弘正殁焉而布枕戈嘗膽誓報寃恥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先臣之土壤士卒盡用委付親加勉諭人鬼之憤期一洩而甘心焉既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末如之何卒至於剄

心自明遺疏自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有孝子國家有烈臣則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聳動人聽盡切迄力傷我懐故廢臨朝所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之節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勅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

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為先朝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帥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一之政繼聞於京師名簡吾心善入我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況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可工部尚書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

蕃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

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

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

勑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

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

也屬西夷乞盟求可以涖之者歴選多士吾得三人今

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合而為用不亦

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有可觀必

能率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
前件

許季同可秘書監制

勑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得威張文瓘唐臨爲
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設官之重得
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愼欽恤理刑獄以
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尉而長秘府論者榮之宜自重
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

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内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此僉以為宜況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兹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敕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以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予以為然多繇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人研實覈名次第及汝汝嗣復根於義訓播為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汨没於郎吏間況貞元中汝父為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令使汝繼書吾命成一家言堂烜況遠切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祗勵無隕其名可庫部郎中知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為人廉直為政簡惠前後歷掾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暮之謡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雒郡會課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以來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内史缺未補閒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即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無墮大

以勤小無急弱以綏彊夕念朝行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

勅漢令軍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已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襃贈以榮之惻隱以將之顯其忠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魂乎左神策軍赴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事軍書置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冑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為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也與之寵名者可以奬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何士乂可河南縣令制

勑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歟多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乂愼檢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閒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舒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廻授姪某制

勑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

右我躬以底于道況屬郊祀攝贊大儀寵錫之閒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

某可某官

王起等賜勳制

勑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御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

逓加勳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以下十有四

人咸賜以勲爵書于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勑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以還鮮由兹道
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
多寵為大僚或付以兵柄翊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
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申恩
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
俛忠肅孝敬佐吾為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
不失其道既免樞務倚為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
俛繼上讓章至于三四敦諭煩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

為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諫光爾宜欽厥止慎厥終無忝我襃揚之命可吏部尚書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敕溫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苟自彊不息亦何往而不届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

柱國勲制

勑古之善為國者勞不忘而賞不濫有賞一人而為僭者有千百人而不為費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衆寡也朕自統御以來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嘗暫忘而亟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進勲級並可

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徒紅切）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綏四國若令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令之廉察也國家合為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於國受重任于

外使其承上從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僚叶力以濟今以彤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刄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七醉切戎事一可以佐軺余招切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温贈尚書右僕射實倅父杈向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懌贈尚書司封郎中元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

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翃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勑古人有云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溫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

酬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髙其等嗚呼存者不匱往者有知斯可以載揚蘭陔居玄切之光輟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户曹制

勅李宗河等夫綱一提則羣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内史公綽奏宗河學古修己練達道里乃乞為甸縣令玘勵節徇公通詳典故乞為天府掾況渭南封圻之守邑户曹賦籍之要

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鄧州刺史渾鐬呼對切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敕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為貴者癊及子命及妻宣唯腰白

金服赤茀（敷勿切）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既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力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三子之才

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温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勅殿中侍御史温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軺車不辱命况為人外和内決以無濟為心拔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閒事求可諭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酌能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為右史出則銜吾命入則記

吾言奬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頴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勅故其官高芳頴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況捐軀之魂死節之骨見危授命朕甚憫之深州故小將高萁等四人皆從戰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勑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畧不惑彊明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兩京令欵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為利用加以詞學縁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力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餒寛猛吐茹其鑒于兹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勑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

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而愿銑鯤等前以符竹分鎮三郡皆有善政達乎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

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

天平軍巡官獨孤涇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源掌書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源判官六人同制

勑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己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緼才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為賢侯交辟俾朕得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以職若修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而景復稟訓祗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假臺郎古者公臣之良

入補王職朝奬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勅某官殷祐夫吏寛信則人人不偷吏廉明則人人盡力吾觀祐之為政其近之乎前守廬江能率是道歲會課第甲於他州俾精前功且佇來効宜换符竹移牧鄭人在春秋時鄭為侯國武公善于其職子産遺愛於人人無古今吏有能否聽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勅尚書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糾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丞上柱國李德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揆才考第得補為郎司膳𣂳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勅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汝兩切）率先風化故其選次任内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

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正甫自登臺閣為人讜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領藩部為政寛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恵政加于是邦迨兹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于終始典于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勲如故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勅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徳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琯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其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錯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

唐 白居易 撰

中書制誥三 舊體○凡二十八道

册新廻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庚寅朔二十一日庚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即叙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董罔不嚮化惟北之氣積

厚而靈靈發象生生為豪傑義信武烈代為名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鬬智莫之與京國朝以來寖漬風澤或効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協比以託于今令朕不德祇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為常矧乎柔遠申恩睦鄰展禮玆惟舊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墜咨爾九姓迴鶻君登里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禄時推代嗣實

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冊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龔魏國公食邑三千户賜紫金魚袋賈嶙離珍切等持節備物冊為登里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彊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粤我祖宗錫乃婚媾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匣鋒刄使長子孫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爾迴鶻君登里羅羽録没密施句主録毗伽可汗義智忠肅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故東漸海夷西亘山狄惠寧威制鱗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事大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姻誓嗣前好朕惟睦鄰是務柔

遠為心既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隂山光增昴宿夫以廻鶻雄傑如彼慶榮若此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其官某副使其官某等持節加册為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鶯降展親大德也進册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命

韋綬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薛放從工部侍郎授

刑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部侍郎三人同制

勅尚書右丞韋綬等朕在東宫時先皇帝垂慈聖之德念予沖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禮樂刑政暨君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今不至牆面克荷丕訓大揚耿光實綬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時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徵擢寵用為丞郎給事官雖超拜職亦俱舉師道光而心愈讓人爵貴而心益恭宜

更褒升重酬輔導以綏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司之體可貳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任清秩予無愛焉葢欲表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一人德無不報也綏可禮部尚書放可刑部侍郎公著可工部侍郎餘並如故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勑扼淮壓湘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二郡守則易為政先是分領者多會有政歲時罷去長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救而養之以諒自澄城長訖尚書郎中閒又再為州牧三宰劇縣皆苦心卹隱煦嫗及物操刃決滯蠹驕霍虢切有聲而愉亦學古入仕甚自修飾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愉守岳命諒守泗仍以戎職留事憲簡章綬一加於諒諒其聽之哉異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

長吏宜以難理之郡自試爾各依前件

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

勅其官裴廙夷益切貞觀初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巡察時以為能朕思宏貞觀之風故選御史府官亦先其精敏剛正者以爾廙動循道理語必信直勵其志節有類行成因授厥官無忝吾舉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迴鶻弔祭冊立使制

勑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況馳輶軒奉璽書稱天子之使以耀焜絶域者豈容易其選哉少府監裴通温敬忠實加之謹敏有言語可任以專對有辯識可委以便宜屬北方君長來告代嗣求可以將命展禮申吾哀榮之恩者其任不細頗難其人擇臣者君而通可使命為副丞相而加金貂之貴授册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欲使絶俗殊鄰益敬吾使也可依前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

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内廷甚難其人爾中吾選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員外試知制誥而能芟師銜切繁詞剗楚簡切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敷勿切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爾為中書舍人以司詔令嘗因暇日前席與語語及時政

甚開朕心是用命爾為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寵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素履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孔戣渠為切授尚書左丞制

勅漢詔丞相歲舉質直忠厚遜讓者葢所以急賢俊扶政教厚風俗也然則退藏踈賤之士茍有一善尚搜而揚之況任久位崇才全望重而不致於急官要職者安可以紀綱庶政而羽儀朝廷焉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

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自十年來歴中臺左曹國庠卿寺洎藩守近侍之職各以其任皆有可稱矧又貞白端莊淡然自立進無矜滿之色居無墮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戣者宜尚扶政教厚風俗之選也尚書丞掌決百事樞轄六曹晉魏以還右卑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瑕者可以律人無以易戣往恭乃位可尚書左丞散官勲賜如故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廵制

勅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選吏屬今仍古制亦命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矧鄭滑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國奉上莅下實藉寮寀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詞華或貯蓄才行揣摩思誠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鄭滑節度推官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毋追贈國郡太夫人制

勅王者有褒贈之典所以旌往而勸來也其有淑順之

德標表毋儀者聖善之訓照燭子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禄養之不逮者霜降露濡孝思之罔極者非是典也則何以顯其教而慰其心焉國子祭酒韓愈毋某氏等緼德累行積中發外歸于華族生此哲人為我藎臣率由茲訓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啓郡國之封極哀榮之飾嗚呼歿而無知則已茍有知者則顯揚之孝追寵之榮可以達昊天而貫幽穸矣往者來者監子心焉可依前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無改

名玄休制

勅某官駱峻桂林守土臣式方言梧為要郡兵後人困乏廉貞吏以撫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適副所求即可其奏官寮郡印命服嘉名四者與之足為優異峻宜副所舉慎所為無以滋章為聰明無以鹵莽為高簡勉率中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六人除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勑某官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濟經武秉哲為國元臣鎮陽之役實殁王事茂勲大節書於旂常惟爾兄司空總象賢纂戎以續名業納忠於王室振耀其家聲而爾約等亦能稟守其風忠恭孝友念四方之訓而不墮居貴介之地而不驕況兼器能皆可任用授郡符而加命服者五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朱轓孚袁切紫綬煥赫相

望勲德之家於斯為盛嗚呼昔武子有遺愛晉人憐其子趙季有篤行漢朝寵其弟今以濟之仗順積善宜鍾慶於子孫以總之輸忠立愛可延賞於弟姪乡與爵禄予無惜焉欲使天下知爾父兄忠順之若彼而國家報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勑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親重自諸衛而移鎮者謂之美遷左神武將軍王元輔

生勲伐之家通達吏理之事佐戎臨郡率著能名以掌勾陳而護建章備廵警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勵初終副兹寵任可依前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校左散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制

勅古者通守守土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廉平簡直無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某官丁公著甞以學行禮法誨子一人報德圖

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兼而委之二職增修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于海隅全越輿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往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怗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可依前件

鄭絪伊真切可吏部尚書制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東都留守防禦使檢校刑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滎陽縣開國公鄭絪有丙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為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于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徳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璟李乂掌選部亦能遏絶詭偽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吏部尚書

重授李晟時征切通事舍人制

勑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令

之通事舍人近此選也而晟常中此選善於其職故相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禮既終喪紀宜服官常可使束帶曳裾為吾謁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勑徐登京兆尹言登前為涇陽令清廉簡直奉法愛人請補醴泉再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誨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今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養之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可醴泉縣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贊善大夫致仕制

勅王汶善修其身為時良士善訓其子為國憲臣况以時制之年知終請老不加優秩何厚吾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故我以朝散贊善二大夫之爵加乎爾身惟秩與年兩皆得禮以兹退去亦足為榮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勅元公度吾欲理化萬方故自近始前授大宗正翻咨登切印綬使牧華人翻能副吾此心選吏責課言公度廉

明有守乞宰華陰當道東西往來先是為邑者多飾廚傳舍奉賓客以沽名譽而不親吾人爾能革之足為良宰敬長畏法無慢乃官可華陰縣令

唐州刺史韋彪授王府長史楊歸厚授唐州刺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勅韋彪等善官人者先考其能然後授以事使輪轅鑿枘各適其用則羣職庶政得以交修今以彪宦久年高勤於為政俾從優逸入補王官以歸厚文行器能辱在

巴峽勵精為理績茂課高區區萬州豈盡所用且移大郡稍展奇才以旻早著戎功通詳吏事西南物土罔不周知習俗從宜宜守嚴道分命以職各用所長庶乎咸修乃官同底于理可依前件

鄭絪烏重胤馬總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亡母

追封國郡太夫人制

勑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毋孝之終也而絪等學文武之道以飾厥躬可謂善立身矣居將相之位以光大其

門可謂能揚名矣夫自家所以刑國本立而後道生必待我哀榮之恩方成爾始終之孝是用啓封追號各顯乃親慰後光前孝道備矣可依前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商可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朝散大夫行開州開江縣令楊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充劍南西川節度叅謀二人同制

勅劍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内供

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商等士之束髮立身為知己用也無遠近無勞逸但問所務者何從者誰耳今蜀之帥潞之長皆勤於述職妙於揀賢多得其儁材樂告以善道故以叅其選焉或從事有勞或即戎奔命輟玄黃之著述振銅墨之滯淹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事矣勉思所立各服乃官

李演贈太子少保制

勅夫生立勲勤下以忠事上也歿加褒飾上以義答下

也忠義臻其分哀榮極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為幹義勇以為器器與幹合鬱成將材故出長諸侯入統七萃拊循警衛朕甚賴之方深倚仗遽此淪謝兹予所以當宁興念廢朝軫懐聞鼙鼓而長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贈太子少保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

勑泗州刺史李諒等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復斯言往往興歎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前命諒為泗守未即路會壽守植卒因改諒守壽命公幹守泗諒之理課前詔詳矣公幹自尚書郎連領二郡政平法一甚便於人加以有理戎之材可付留事故轂軍保仍憲秩而無寵之夫壽與泗皆郡之大者也諒與公幹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諒無忘澄城之理公幹無替亳城之政則愷悌之化吾有望於二

郡馬諒可壽州刺史公幹可泗州刺史

柳公綽罷鹽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勑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爾有材元和已來應用不暇及領摧管漕運之務屬陵寢郊丘之禮財給事集時乃之功宜有轉移以均勞逸況閑牢籠無遺利課督有常規令詔刑部尚書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將興理化先務根本凡百職事悉歸有司惟兹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令方其時司馬貳卿佐平邦國是爾本職無忘

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澧韋弘景賜爵制

勅崔元備等禮莫重於復土事莫大於慎終使朕以孝敬之誠獲貢於先帝實賴左右侍從之臣服勤祗事展四體而竭一心誠俾予無悔賞不敢忘爵不敢愛爾宜疏封服命而揚之可依前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勅前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約故太保濟之子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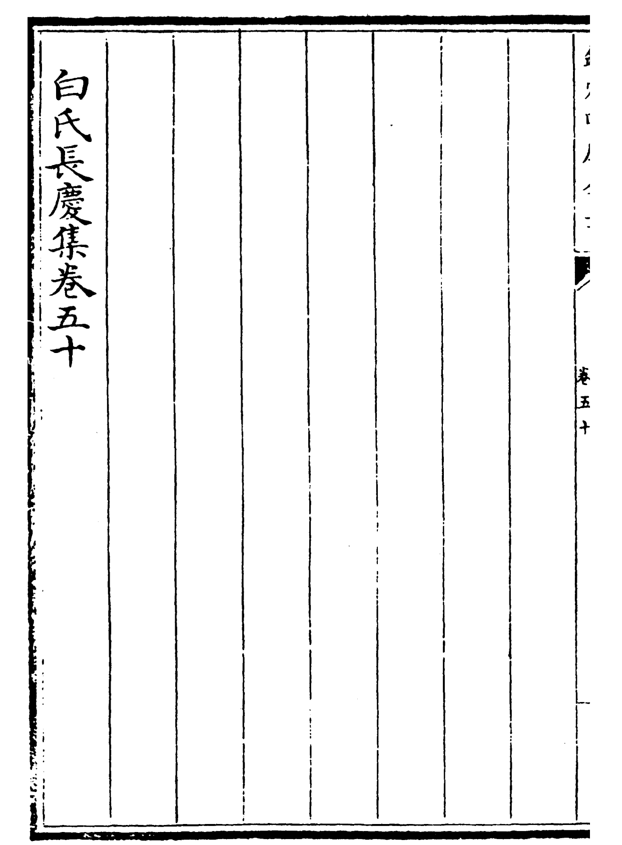
總之弟也吾常思濟之功總之忠而嘉約之謹厚累遷至齊州刺史在官無敗事罷秩有去思念舊録能宜當寵用况公侯之後約有通才封域之間棣為要郡委之共理誰曰不然可使持節棣州諸軍事棣州刺史依前御史中丞散官勲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鄆州刺史王鎰可郎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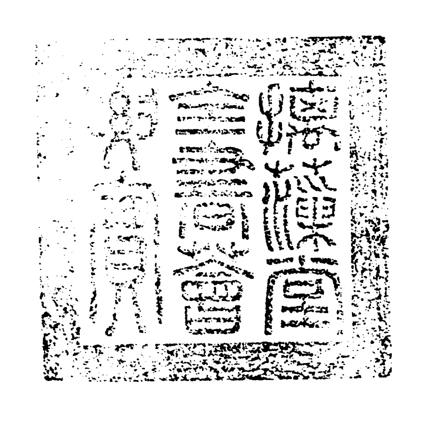
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勅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縁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其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葢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